

双子座吸血鬼 守护者之心水晶书6



翻译中文



艾美·布朗肯西普，雷吉娜·梅頓

Table of Contents

- 第一章 “危险品”
- 第二章：都市热战
- 第三章：“渴望”
- 第四章 占有激情
- 第五章：“致命救星”
- 第六章：“诱人的伤口”
- 第七章：“友谊之火”
- 第八章：“屋顶的诱惑”
- 第九章：“契约纽带”
- 第十章：“邪恶力量”
- 第十一章：“不速之客”
- 第十二章：“绑架”
- 第十三章：“感染游戏”
- 第十四章：“逃离”
- 第十五章：“浑身疼痛”
- 第十六章：“黎明前的黑暗”
- 第十七章：“心烦意乱”
- 第十八章：“守护者”
- 第十九章：觉醒

双子座吸血鬼
守护者之心水晶书6

艾米·布兰肯希普，RK·梅尔顿

Translator: 叶璐

英文版由艾米·布兰肯希普出版

TekTime再版

版权所有

第一章“危险品”

翼宿睁大眼睛看着京子站立起来，伸手去拿放在桌子另一边那本他已经打开，放在他面前的中世纪风格的书。京子弯腰时低胸的衬衫松松垮垮地耷拉着，露出胸前雪白的一片，他目不转睛盯着那地方，淡紫色眼睛都快冒出了光。当她拿到书本站立后才风光不再，翼宿的紫水晶眼睛随着她身体角度的不断地变化，他确信自己将永远忘不了京子裸露出的那诱人的乳沟，以及那一缕黑色蕾丝系带。

他眨了眨眼，指着书本中已经讲解过的那一页，全然忘却了自己之前跟她怎么说的。他们的目光相遇瞬间，翼宿尴尬一笑，他让京子再读一遍，自己则倦缩在椅子上。仅仅就那么几秒钟的窥视就让翼宿的血管欲火直喷，爆发出的热量紧紧绷住了他的牛仔裤。

他继续着手中之前的事，开始给照片存档，那双紫水晶般的迷人眼睛慢慢地变黑：“京子你懂得，总有一天我们会结婚，因为我才是疯狂地认为这是热恋的唯一男人，这点我们都知道。”翼宿本来想把这句话当成笑话，但他沙哑的声音很真诚地暴露了他内心的真实感受。

京子眨了眨祖母绿般的眼睛。他可能是对的，尽管她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但他似乎确实是个合适的候选人。大多时间他们这么晚都会呆在一起，他们一起杀死吸血鬼，或者在黑暗中四处巡视，寻找目标。

从她有记忆开始起，他们俩就被人贴上了金童玉女的标签，尽管他从未提及，她也混混沌沌。直到最近几个月他才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她想现在也不过是想添加些荷尔蒙来调和调和气氛吧。

图书馆里近半的灯光突然开始摇曳闪烁，她一惊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某个诡计多端的恶魔趁她不注意时发现了她。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她才意识到是图书馆晚上关门时间到了。本来一个多小时前他们就应该离开，但这里的工作人员总是呆得很晚，这无意间给了他们多余的时间。

“京子往这边来，我们要在大门上锁之前找到出口，”翼宿低声说道，他拉起她的手带着她快速走出大楼，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呆在那里已经几小时了。其实，在潜意识中他也有几分的好奇：如果和京子关在一起呆上一夜，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吧。

到了停车场京子放慢了脚步，她抬头仰望天空，月亮周围形成了怪异的云层。京子平日里并不疑神疑鬼，但此时却让她想起了恐怖电影

中阴森森的夜，是那种会让人毛骨悚然的电影。

京子无需用好莱坞的魔力来转换对善恶的感受，翼宿最好直接回家。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战士，但京子更多地依靠自己的本能，本能告诉她翼宿得离开这里，现在的问题在于怎样让他同意离开。

当他们来到翼宿的车旁时京子抬头望着他那双闪烁着奇特光亮的眼睛，她知道他是除了爷爷之外唯一真正知道她秘密的人。她非常信任他，带着他多次参加猎杀恶魔。他总能把握自己，从不泄密也没让她失望过。就像今天，他们在这个巨大的图书馆里新到的图书中查阅各种恶魔。他们躲在一个没人注意的僻静角落里——开心地度过几个小时。

“上车京子，我送你回家。”翼宿帮她打开门。他们彼此之间靠得很近，翼宿只要微微俯身就能亲吻她，现在他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么做。

意识到自己必须摆脱翼宿，京子主动靠上前给了他轻轻一吻：“没关系，爷爷分分秒秒就会来接我，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们在一起。你先走吧，到家后给我电话让我知道你已安全到达。”她露出了甜美的笑容，希望他不要与她起争执，其实他也知道她爷爷是多么地宠爱自己的孙女。

翼宿环顾四周，希望爷爷的旧卡车没有停在哪个阴影中。周围只有三辆车，他满怀感激地悄悄松了一口气。上周末他们一起从墓地午夜打猎回来时被老头发现了，老头扬言要阉了他。想到这里翼宿下巴肌肉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他知道如果不能坦然面对她那看门狗似的爷爷，他将永远无法成功地与她在一起。

翼宿看了看她，将自己的手指放在还留有她温度的嘴唇上点了点头：“好吧京子，但是跟平时一样我和你一起在这里等你爷爷，”他顽皮地一笑，“你永远不知道黑暗中埋伏着怎么样的恐怖恶魔，它们随时会来攻击你。”他咧咧嘴，带着自嘲式的幽默夸张地向前扑去，京子咯咯地笑着躲过。

“来呀翼宿，我不怕。”她不断地往后退，眼睛地跳跃着几分兴奋，于是他又不断地往前扑去，热烈的淡紫色目光追随着她。自从他留起长发，头发变得很乱很黑，还有蓝色的亮点，加上两边垂下的十字耳环使他看上去不像大学预科生，更像是中看不中用的街头小混混。她一时间很难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翼宿越来越逼近她，摇了摇头：“你想给别人突袭的机会？”他的声音有点抑郁，“我不想这样。”

“这话说的，好像你有权决定谁来突袭，”京子大声说道，感觉自己的腹肌和大腿根部肌肉开始绷紧。

“我还真知道，”翼宿说，声音里带着一丝自豪：“我心里有数。”

京子笑了，她摇着头指了指翼宿家的大致方向。她今晚把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玩的有点过火，现在该刹车该停止了：“翼宿，现在，回家。”

“我喜欢你的专横，但是.....”翼宿说着，眼睛更加迷人：“你应该知道这样没用。”

“该死！”京子边说边跺脚，他离她越来越近了，而她打心眼里还希望他能更靠近些：“还记得上次爷爷发现我们这么晚在一起时怎么说的吗？你真的不想要那玩意儿了.....？”她指了指他的胯部，当她盯着自己所指的部位时不由地咽了咽口水，因为它像把小雨伞似地高高地在那里支撑起来。

翼宿吼出声：“这是不可能的事，不过.....”他咧着嘴看着她：“我现在认为值得冒这个险。”

当翼宿再次向前扑来时，京子不由地一声惊叫.....她发现自己被挤压到了车身旁。她睁大翠绿色的眼睛，却没有一丝的害怕。她的手透过夹克衫微微地捏住了他的手臂，他紧紧地压着她，京子的手指感觉到他的肌肉正在绷紧。

翼宿盯着她那双充满激情半瞋半怒的深绿色眼睛，低下了头，嘴唇贴在她脖子上的柔软之处。一阵快感穿过了他的身体抵达腹股沟处.....有点疼痛但感觉真棒，他忍不住眼前的诱惑，又轻轻地含咬住她的脖子。他的身子紧压着她，嘴里发出低沉的咕哝声，当她的长腿微微分开时，他迅速地靠了上去，一条长腿滑入她的大腿间。

“你干什么？”她低声说，无法阻止他.....也没有想阻止他。

翼宿的大腿抵住了她的私处，将眼前的年轻女子顶了起来，直到她的脚趾几乎脱离了地面。听到京子轻柔的呜咽他也发出了呻吟声，然后从她的脖子一路轻吻到了嘴唇。

“我想要你，”翼宿在她柔软光滑的嘴唇上急促地细声说道，接着又给她一个激情的吻。

京子眼睛扑闪着，又闭上，她不想暴露自己的激情，用力咽下了这呻吟声。这并不是翼宿第一次偷吻她，但之前没有这般热烈。他的舌头擦拭着她的嘴唇——然后慢慢地挤进从她的嘴唇，她呜咽着。

翼宿呻吟愈发沉重，他品尝着京子唇边的甜味，手臂滑过她的细腰将她往上抱起，把她夹在自己和车之间。他用力地把腿压着她的私处，不停地顶在那地方晃荡。当京子报以同样的激情回吻他时，翼宿欣喜若狂。

翼宿的手从京子的腰侧移到肩膀，然后插入她赤褐色的头发里。这一刻京子很高兴爷爷没来接她，因为她永远不想结束这一热烈的吻。不只一次了，京子很想翼宿能把她带回家——她想和他在一起。

就在她几乎就要脱口说出这种想法时，他的手向下伸到她的腿上，环抱住她的大腿向前使劲一拉，这样他的腿可以更用力地挤压她的私处。

早上在翼宿旁身边醒来第一感觉会是什么？他会倚着那新型的床头对她微笑吗？他会在床上喂她吃早饭，然后再次缠绵？……这么多的问题京子都想知道答案，这就是她想跟他回家的另一理由。

正当她想更加亲密相拥时，背脊上突然升起了一股凉意——有一种正被他人窥视的怪异感觉。她挣脱了翼宿的热吻，用力推开翼宿并从他腿上滑下来，自己站稳了脚跟。然而这些亲密行为并非没有后果，它给京子全身上下都带来情感冲击。

有那么一刻，他们紧紧地粘在一起，额头紧贴。她想喘口气，她想闭上眼睛，她想知道他大腿的悸动是不是和她一样强烈。

但她的声音在颤抖，她不得不试了两次才说出那些该死的话：“回家吧翼宿，我没事的。”当她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几乎就要改变主意，然而她必须坚持：“我保证！”

翼宿咬紧牙关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以免开口向她祈求。今晚他们俩已经朝着他想要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对他来说这已是一场胜利而不是失败：“好吧，但下次我会是把你带回家的那个人。”当然他想的也是把她带到自己的家，而不是她的家。

趁着翼宿瞬间的犹豫，京子在苍白的路灯下往后退了几步，翼宿欲往前靠却停了下来，结果自己内心中的挣扎被京子一眼看穿。京子笑着摇了摇头，翼宿只好双手握紧了拳头垂在大腿侧，然后朝车门走去。

翼宿胸口有些紧绷，有种奇怪的感觉，他不安地转过头去瞥了京子一眼。

在昏暗的路灯下，他那淡紫色的目光闪闪发亮，看着他的目光京子心中再次涌起骚动。她知道他很困惑，但她今晚无能为力——她不想把他们俩置于危险之中。她灿烂地一笑向他挥手，告诉他她会没事的。

翼宿终于下了决心，对京子报之欣慰的一笑，随后启动了汽车从她身边驶过，他还特地按响喇叭向她告别。但同时他感觉到手指有些冰凉，心头有些莫名的恐惧。如果他不转回来——不照看她——她会不会悄悄地溜走？

看着他的汽车转过了弯，京子的笑容慢慢消失。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慢慢地握紧了自己的拳头，然后又松开，精灵飞镖出现在她的手中然后又消失在她的拳头之中——这是唯一能保证她自身安全的武器。

她拒绝翼宿送她回家事出有因。自从他们从图书馆出来后，她知道阴影中一直有东西在窥视她。她感觉到它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这让她有股无名的寒意。她有点恼怒自己被翼宿分散了注意力，当然她责备的是自己——而不是他。

从她开始与恶魔抗争起翼宿就一直在帮助她。不久前他们甚至还买了一件武器，一件看起来很适合他的武器。她还教了他很多格斗招式，但如果他受到伤害，那就是她的错。

她对翼宿撒谎说爷爷随时都会来接她，实际上爷爷根本就不会来。但如果她没让翼宿先回家，那么他们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恶魔会发现他们还要杀害他们。她对翼宿的感情越深，就越不想让他受到伤害。

她知道他会留下来她一起战斗，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最近她常做恶梦，梦见翼宿被一只恶魔咬了，这梦境让她无法再次入眠。京子想如果翼宿成为一只恶魔的话，她就无法再活下去了，因为那时她不得不亲手杀了他，不是吗？

她缓缓地吸了口气开始往家走去，从停车场到家至少要走一个小时。无论是什么东西在跟踪她，她都希望不会等太久才露面。

走过了几个街区她都没有受到任何攻击，京子开始感到有点恼火，她甚至把头发翻到一边的肩膀上让雪白脖子露了出来，这就像诱人的晚餐盘，她希望恶魔快点行动，因为她累了，她想回家。

翼宿或许已经打过电话查过岗了，至少这是她所希望的。她想起自己被挤在车子和他的身体之间，还有情不自禁地呻吟。如果这个恶魔那时攻击她打断了她的情绪，她会狠狠地踢他的屁股。

她来到了另一条社区街道，附近传来了几声狗的低沉咆哮。她细细一听嘴唇变了色，她知道狗憎恨吸血鬼，因为吸血鬼要是找不到人吸食，就会用狗来取而代之。狗低沉的咆哮声变得尖厉起来，她下意识地咬紧了牙关——只有受重伤的狗才会这样的咆哮。

她停下了脚步，意识到可怜的狗死了，刺骨的寒意爬上背脊。

她皱着眉头想了想，蹲下身子把书本放在地上假装系着鞋带。“来吧，”她喃喃道，好像是对着手中的鞋带说话。

恶魔可能会从她身后而来，从多次与吸血鬼的战斗中她发现吸血鬼大多生性懦弱，它们害怕受害者有反抗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她会被吸

血鬼盯上的原因，因为她身材娇小体重仅110磅，如果她身高和体重都正常，那她就不可能成为它们的目标女孩。

但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她翻了翻眼站起来，就地转了一圈试图找到她的目标——她发现他时不禁后退了一步。在街对面的阴影中一个小男孩正盯着她，他的脚边躺着那条没有生命的狗。孩子的皮肤头发苍白似雪，但即使是远距离京子也能识别出他漆黑的眼睛。

这太不寻常了，大多数吸血鬼看起来都和人类完全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游荡在神秘地球的恶魔中，它们是最危险的。这个男孩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人类，京子看着他，看到他如此年幼，心头涌上了一阵伤感，但是她明白这一点并不重要。

夕日与她对视着，他真切地渴望着自己将能喝到她的鲜血。夕日喜欢漂亮女孩，此时他悄悄唤来他那班混血小弟兄，好奇她能让它们吸多久。他吸了一口气，四周没有发现恐惧的气味，通常恐惧会使他的冷血升温。然而他确实觉察到她纯真的气味混杂着危险，这让他有点惊讶。夕日凝视着，几个受他控制的吸血鬼从她身后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一阵强烈的警觉掠过京子的后脑勺，沿她的脖子直下脊椎，京子转过身确认自己被包围了，知道这是吸引她注意力的圈套。她一直在等待，以为只有一个吸血鬼，但等来的是三个……如果加上对面的男孩的话是四个。

“好吧，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京子自嘲着，同时一边试图集中注意力于所有的吸血鬼。

一个看起来稚气未脱的吸血鬼发出吡吡笑，这吡牙咧嘴的笑毁了它好看的相貌：“得到你想要的？嗯，宝贝，我有你想要的。”它张牙舞爪，试图抓住她的目光并控制她的意志。

京子知道它正在做什么，从来在战斗中没有一个吸血鬼能够夺取她的意志，她对这一点很自信。京子上上下下地打量它：“我很怀疑，”她嘲弄着对方，不知这个“大嗓门”是否会抢先下手。“性压抑的人还真不是我的菜。”说完她笑了，因为对方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至少这些吸血鬼看起来很正常。嗯，就算长着尖牙看起来还是像大学辩论队的三个年轻人。你不是每天都能看到吸血鬼炫耀它的阿玛尼。见鬼去，倘若这三个哥们被弄得一身脏兮兮可能会哭得死去活来。当然京子也没忘记那个极度危险的孩子，他像个变态的偷窥者一样看着她 and 一群吸血鬼。

想到这她内心不禁一跳，她听说过有些吸血鬼的故事，他们中的一部分会袭击其选中的受害者，吸受害者的血或强奸受害者，而其它的

吸血鬼就在一旁观看。电影中这方面的描述很正确，吸血鬼性欲很强，他们大部分没什么偏爱，男人女人都行。

“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辞去你平时的工作，”她对自己的俏皮话嗤之一笑，然后抬起她的膝盖猛击它的会阴部。虽然吸血鬼可能更快更强，但雄性吸血鬼仍有与人类男性相同的弱点。

一个吸血鬼阵风似扑来，她快速闪开，这速度之快让她有点意外，不过也还算正常。她之前从未遇到过这么快的速度，不由地握紧了拳头，感受到手掌中精灵飞镖的力量。

她侧身向旁避开直冲而来的另一恶魔，同时扭转上身向它射出手中的精灵飞镖。一只冰冷湿漉漉的手缠住她的手腕再猛地一拉，她的身体被进一步扭曲，很痛。京子顺势扭转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把抓住吸血鬼夹克衫袖子将其摔在地上。

他们在地上滚了一圈，碰巧的是同时将“大嗓门”压在身下。京子知道此时必须迅速行动，否则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给你点东西，”京子对面前的吸血鬼说，举手将飞镖刺了下去。第三个吸血鬼从侧面撞击过来，将她撞翻滑过地面。这一次她发现自己仰面躺在地上。

好吧，这情形激怒了她。她两眼向上怒视，眼前这家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决定带着枪上学、但考试总能拿“A”的好学生，但眼中暗藏的凶光泄露了它是一个虐待狂。

“我不这么认为，伙计。”她以一种怪异的角度弯起手腕，手里的飞镖在它的手臂划开了一个小伤口。吸血鬼的皮肤开始冒烟，它痛苦的尖叫起来，她知道她成功了。她曲起了膝盖直至胸口，腿脚一蹬把吸血鬼甩了出去。吸血鬼飞出几米之外不断地尖叫着，手臂缓慢地从身体上融化。

只要几分钟，它就不过是人行道上一撮尘土泡沫，消失在太阳宣布新的一天到来之前。京子从来没有想过它会去哪里，她只是很高兴不用收拾烂摊子。

“笨蛋，”京子丢掉屈辱迅速站立起来。这些年来她与吸血鬼的战斗都是一对一，所以今晚对她来说是新的挑战。

吸血鬼的尖叫声很快消失，京弯皱了皱眉头，“看起来都不纯正”她心想。爷爷称它们为恶魔的下水道垃圾，而不是纯正的吸血鬼或恶魔，只是混血杂种。但是它们仍然被称为吸血鬼。吸血鬼的等级越高其融化的速度就越慢，这其中有一定的道理。

古时的吸血鬼据说比现在强大，但就连霍戈爷爷也不确定纯正的吸血鬼是否能抵挡住她的精灵飞镖。爷爷曾经告诉过她精灵飞镖里只不

过装进了阳光，只有女祭司或守护者才能召唤使用。

京子看到一只拳头迎面而来，她没时间迎击它所以只能把头转向一边。如果她还能抽出时间去玩那种避球游戏，那么后果她就是失败者。她感觉到指甲划破了脸颊皮肤的痛楚，突然从恼怒变成了愤怒。

重要的是她回家时不能被看成像是在外面打过群架。当“大嗓门”靠近着几乎把她衬衫都撕裂了，还在左胸上留下了四道深深的划痕时，她咆哮起来。

“变态，”她噓了一声，心里明白它是故意的，它色迷迷的呲牙笑脸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她受伤回家妈妈会担心，但霍戈爷爷会帮她处理伤口，让她上床睡觉。他知道她伤口愈合的速度是正常人的十倍。他最近几年一直在训练她，直到把她培养成现在的模样。

爷爷早在她出生之前他就知道她的情况了，至少他是这么说的。那卷家族传下来的旧卷轴叙述了守护者水晶心，以及拥有它的女祭司的故事。

起初她不相信爷爷说的话，但十岁左右时突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那是一天晚上，在翼宿的生日派对结束后，她陪伴着爷爷漫步在回家的路上，亲眼看到了爷爷与吸血鬼搏斗。本来那天她一直玩得很开心，甚至在其他孩子都回家了她还留下来继续玩。

她和爷爷受到吸血鬼攻击时，京子看到爷爷这把年纪的人行动极为优雅，就像训练有素的战士，这真是太奇怪了。更奇怪的是让她见识了真实的恶魔，她跑过去帮助爷爷，一拳头打在魔鬼的背上，那是她第一次见识自己手中的精灵飞镖，当吸血鬼融化时她手中仍握着飞镖。

京子记得当战斗结束后她还问过爷爷到底是什么东西袭击了他。霍戈爷爷后来说虽然他足够强壮以对抗恶魔，但他并不拥有京子那样的力量——受伤后能快速康复的力量。

爷爷一直说她有天赋，他似乎很自豪能在有生之年目睹了这一切。爷爷还给了她长篇大论的解释：吸血鬼实际上是在寻找她，打她出生后就一直被恶魔跟踪，因为圣灵的力量蕴藏在她的灵魂中。

爷爷也不知道这些生物会如何利用她的力量，但这些年来它们对她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爷爷的结论是，也许这些被放在她体内的力量就是为了引恶魔出洞，让她消灭它们。

京子对这个结论反感到打哆嗦，有时她也想知道爷爷还对她隐瞒了什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从那以后她，还有翼宿，看爷爷的眼光都

变了，因为那天晚上翼宿跟随他们回家也目击了这场战斗。这场战斗倒是把她和翼宿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她把注意力集中到战斗上，暂时将这些记忆抛之脑后。她很快就决定在“大嗓门”想办法慢慢地剥去她的衣服之前，他必须是下一个被灭的目标。

她垂下双臂，假装出很疼痛的小模样，这样它会再次靠近她。尽管吸血鬼性欲旺盛，但她不知道是否所有的吸血鬼都如此变态，或是只有她遇到的才是这样。就在它猛击她并把她击倒在地时，京子看到它那双分外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惧。京子的精灵飞镖在它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刺穿了它。

夕日默默地看着她打架，他很奇怪正常的女性怎么能承受这么多打击却始终没有被击倒。按理说平平常常的女孩根本不会打架，他们只会屈从于吸血鬼奴役而被迫按要求行事。他对现有的战斗进展十分不满，这三个吸血鬼是他去年繁殖的，目地是他想知道吸血鬼要是有了弟兄后会有怎样的表现。

他还有一个家庭成员就是他父王，也是主人——塔达米奇。但是最近主人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移到了回到城里的孪生兄弟身上。

为了让自己的家庭新成员远离城市紧张的夜生活，避开孪生兄弟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夕日决定出城走走，这样他们的注意力才会完全集中在他身上。

这座城市是家庭新成员学习基本知识的天然场所，他认为近郊是测试它们的能力最好的地方。城市里邈邈的新吸血鬼只会让他想起饥饿的动物。逗留在这个小镇他能招募到新成员，但是这些新招募的吸血鬼却不断地消失，根本无迹可寻。

夕日起初认为那些消失的新混血吸血鬼逃离了他。但现在他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只不过是被人女性一个个地杀死。眼见着自己繁殖的小兄弟被杀，他表面上若无其事，内心深处也有些愤怒，但更多的却是好奇。

也许这会让塔达米奇的注意力从他双胞胎兄弟那里转移。他会在乎有人在杀害他的家族成员吗？

京子满意地看着最后一个吸血鬼开始融化，她知道只要一小时水坑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用手背擦了一把面颊，留下了一道污迹斑斑的血痕。她回过头来寻找这个令人怪异的小男孩。

夕日躲进了阴影之中，她完全看不见他。尽管他的目光并没有从她身上移开，也没有离开她手里紧握着的奇怪发光武器上，但第六感官告诉他，现在不是和女孩纠缠的时候。

京子惊讶地盯着暗处，心想这孩子的无端消失，将会在许多层面引起骚乱。

“难道我把他吓跑了？”她站在原地不动紧盯着孩子曾站着的地方。几分钟过去了，几个小时——当然或许只是几次心跳的时间。最后她松开紧握的拳头让精灵飞镖消失，同时无奈地耸了耸肩。

看着京子捡起散落在地上的书本后离开了，夕日的嘴边露出邪恶的笑容。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当她走近某处周围物体的外观就会发生变化，直到她离开，这有点像魔法光环。他瞥了一眼她前面的树，伸向天空的树梢就像黑色的爪子，但她走近时它们就变得亮丽起来，等她离开之后又恢复了原样。

他像是找到了目标，黑色的目光一刻不离地盯着她。夕日无声无息地跟踪她，心里盘算着将她成为黑暗家庭力量强大的新成员，这是给他父王的礼物。她有强大的生存能力，不像那几个被她杀死的没心没肺笨蛋。即使现在人行道上有条血迹像是在跟踪她，但她无需注意这点，她心中充满了魔力。他也想得到这魔力，去看看自他转世后从未见过的东西。

爷爷在窗前来回踱步，心里嘀咕着京子到底在哪里呢？她事先没有说会迟回来，平时她平时从来不这样。爷爷很是担心，一只手不断抚摸着一头稀疏的白发。他们之间有约定，她在去猎杀黑暗世界生物之前应该先告诉他。

电话铃响突然响起，趁家中其他人还没有被惊醒，爷爷转过身来一把抓起电话。

自从把京子独自一人留在停车场，翼宿一直无法摆脱一种奇怪的感觉。车驶离后仅几分钟他就掉转了方向回到停车场，但偌大的停车场已经空无一人。翼宿沮丧地敲打着方向盘，心里默默地诅咒自己。漫无目标地在停车场转上了一圈后，他离开了图书馆，但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来到了京子家门外等候。

时间愈长，坐在车上的翼宿心情愈发紧张，他实在忍不住拨打了电话，电话的那头被迅速接起，他嘴一咧：“谢天谢地，京子你总算到家了！”

“你有病吧？”爷爷把电话支在耳边回头瞥了一眼窗外，惊讶地看到翼宿的车停在了不远处，“晚上这个时候给年轻女士打电话？你这是什么？算是变态狂？”

翼宿吓得几乎把手机掉在地上，热血直冲头顶然后又落回到身体，耳朵还直发烫，唯有这个老头经常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十足的白痴。他挂断电话继续盯着京子的家门等她回家。电话起码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她爷爷根本没有去接她。

翼宿揉了揉太阳穴疲惫地叹口气。她对他撒谎，为什么？他愤怒地盯着自己唯一可触及的目标——方向盘，双手奋力拍打，然后再来一次，算是让自己出一口气。京子什么时候能明白其实他是会照顾她的？好吧，也许没能像她做的那么好，但足以帮助她摆脱困境。

难言的愤怒分散了他自己的注意力，直至汽车旁有声音，他才环顾四周以为终于等到了京子。脖子一侧耳朵下方好像被什么东西突然击中了，他猛吸了一口气两眼冒出金星。

翼宿一头倒在了方向盘上，失去了知觉。

夕日伸手从车窗处去抓那个年轻人，但两人之间迸发了淡紫色火花，这让他吃惊地抽回手。小魔鬼平静地看着自己的手指，然后慢慢地再次伸向驾驶座上的年轻人。抗拒的火花只不过是让他想得到更多，他弯上嘴角，露出了狡猾的神情。

远处传来了脚步声，夕日离开车门顺着街道望去，感觉到她越走越近了。夕日再次躲进黑暗中，耐心等待着。

爷爷挂断了电话会心地一笑。他轻拍了脸颊，心想翼宿什么时候会鼓起足够的勇气接受处女的京子呢？古代卷轴上有写，只要女祭司是处女，就容易成为恶魔们的目标。但到目前为止，他始终不跟孙女说到性爱。他只希望翼宿快点进入青春期快点成熟。

看到街区上有了动静，他昏花老眼地盯住翼宿的车，不知道这男孩是否有勇气走出汽车。驾驶座一侧的门外面隐隐约约有个什么东西，但它太小了肯定不是翼宿，这东西移动很快让他难以分辨。而这时，街道的另一边有个影子越来越近。

爷爷老眼锐利地看到了她的伤口，不由眉头紧锁。她是不是又惹上了什么麻烦？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出现在她身后？爷爷两眼不敢眨紧盯着前方。

京子走到房前，感应灯亮了，她看到窗户前的爷爷朝他挥挥手。但爷爷并没有回应，她注意到了他脸上的表情——他大大的眼睛紧盯着她的身后。

“噢，这也太吓人了。”她转过身来倒吸了一口气，这个怪异的男孩离她不到两英尺远，雕像般地立在街中央。只有在晚风中肆意飘扬的银发显示出他还有生命。她对自己的粗心大意恨得咬牙切齿：“我怎么会这么愚蠢？”

夕日察觉到她的恐慌，但对她如此迅速地由恐慌变为愤怒也感到惊讶。他抬头好奇地打量着那个从楼上窗户朝他们张望的老人，她是在保护他吗？他调动着自己的思维在房子里四处游弋，发现了另外两个生命体，其中一个是孩子。夕日目光转向了女孩，不知道男孩是否是她的兄弟。她夺走了他的小兄弟，他也只有夺走她的兄弟才算公平。

看到他注视着自己的家，京子心底发出了警告：“想都别想！”她眯起眼睛下定了决心，精灵飞镖在她手心形成。

她紧握的拳头出现了一道危险的光芒，恐惧——五百多年来夕日从未有过的恐惧，正席卷他那没有生命的身体。他乌黑的眼睛与她对峙着，他知道了如果今晚他想伤害她或者她的兄弟，那他就死定了。

京子大脑在飞速地旋转，意识到是自己把这个小恶魔带到家门，现在全家都置于危险之中，而这是她之前不惜代价避免的事情。这男孩有不少的怪异之处，当他靠近她时能不动身子地保持沉默。看上去他似乎和弟弟塔玛同龄——但她觉得他比塔玛年龄大得多，是她不幸遇到的最古老的恶魔之一。

“我要告诉他找到你了，”小男孩平静淡漠的声音萦绕在她的耳边，仿佛他们刚刚结束了漫长平静的对话。

前门砰的一声打开了，京子回头看了一眼焦急地喊道：“爷爷，别出来！”

她举起武器，转过身来面对恶魔准备战斗，但男孩却不在那儿了，她失望地快哭了起来。她不知道哪个想法让她更害怕。是看到他？或知道他还在却看不到他？

京子闭上眼睛，展开自己的生命能量去搜寻他那冰冷的气场，但什么也感觉不到。瞬间一切都在她眼里改变了，京子颤抖着呼出一口气。有一件事她发誓自己绝对不能做——那就是把家人置于危险之中。

爷爷沉重的手落在了她的肩上，她转过身子扑进爷爷怀中，“对不起，对不起！”泪水涌上了她翠绿的眼睛：“他知道我住在哪里了，他知道了。”

爷爷搂着她心情也变得异常沉重，周末之前他得把家搬到在圣殿附近的另一个住处。有大地的祝福他们一家就会平平安安，这是他们用来对付类似事件突发时的计划。但京子就不能和他们一起搬家了，他的眼睛流露出了悲伤——他们将离开她。

爷爷紧拥着她，问了一个他心中有数的问题：“我会照顾好大家，但是京子，你怎么办？”

“和大家再见，”京子绝望地抽泣着，然后再调整自己的心情。黎明前有很多事情要做，她得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爷爷放开了她，目送她走进屋子，然后转身走向翼宿的车。他叹了一口气，必须确保这男孩没事。

看到那个爱情男孩昏迷不醒，爷爷喃喃自语道：“你总是麻烦多多。”他打开车门，把男孩扯到旁边的座位上，翼宿的头不轻不重地撞到副驾座的车窗，引起了爷爷的微笑。

“竟然还是我把你带回家，”爷爷咕哝着：“别让京子发现你被打昏。”老人还咧了咧嘴：“不能让京子知道你受伤，否则她有需要的时候就不会给你打电话了。”他发动了汽车，沿着马路飞奔，他的动作得快点，这样才能早些回到孙女身边。

第二天早上翼宿从噩梦中惊醒，他忽地跳下床来，不愿意再回忆起这噩梦。他敏感地察觉到发生了一些事情，于是抓起床边的电话，咬着牙按了快速拨号键，电话是爷爷接的。

“我找京子，”他紧握着话筒，声音狂躁不安。他不记得昨晚是怎么回家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出租车已经停在房屋前面，爷爷现在的心情其实与翼宿一样沉重。他握紧了电话，心里很遗憾京子不让告诉任何人她的去向，也包括了翼宿，这是保护他们全家的唯一方法。

爷爷的声音比之前的听起来更柔和些、也带有不少的疲惫：“对不起啊翼宿，京子已经不住在这里了，也没有给我留下新的地址。”这真的是很遗憾。

翼宿听着听着，听着自己呼呼的心跳声直到电话断了线。京子曾经告诉他，如果她和恶魔之间出现了问题，她就会消失。“不！”他突然喊道，眼睛呈现出令人震惊的淡紫色。

“该死的！”他大叫一声电话被扔出老远，双手捂住眼睛向后靠在松软的枕头上——瞬间他肝肠寸断，悲伤不已。

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睛，眼睛里的淡紫色还没有褪去。翼宿决定等待时机，因为老头告诉他京子没有留下新的地址，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要去哪儿浑然无知。

他没看到，他锁在床边箱子里的权杖发出不祥的光芒。

京子打开出租车门，又转身看了一眼自己的家，她看到弟弟下了台阶穿过了院子向她跑来，她伸出双臂拥抱起他，自己几乎被他撞倒。

“你不要走！”他哭着，用拳头捶打着她。

京子笑笑，这事她做对了。她如此爱他所以要极力避免伤害他。“我很快就会回来看你，放学后你可以来城里找我。我们有很多时间在一起，就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她抬起头看到母亲的目光盯着她。

霍戈小姐把塔玛从女儿身边拉开，她面带微笑表示自己能理解她：“我们会把房间准备好等你，是吧塔玛？”塔玛点点头，她擦掉塔玛面颊上的泪水，然后抬头看着京子：“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京子最后看了眼自己的家，爷爷从楼上窗户露出脸，她对他笑了笑挥了挥手，她的笑容如此灿烂，直至脸颊都快疼了才依依不舍地上了出租车。如果说她是因为恶魔而不得不离家出走，那么她也将会入侵恶魔的家，一次一个，消灭他们。

“进城。”她对司机说，不再回头。

城市中心，当听到双胞胎兄弟呼唤他时，亚古胡还处在半睡眠之中。他不想睁开眼睛，因为没用，他兄弟不在面前。所以他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黑暗听着。

“这么说，弟弟你还是不愿意和我合作？”这声音里有渴望，也混杂着愤怒。

亚古胡睁开眼睛，用手梳理着他的乌黑的长发。他不用大声回答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弟弟？我们是双胞胎，塔达米奇，你我是一样的。”

塔达米奇的声音变得生硬起来：“双胞胎都很相像，我们相像吗？另外，我是第一个出生的，所以你是弟弟。”

亚古胡坐起来，从床的一边下了床，任由丝绸床单从他裸体上滑落。这的确是塔达米奇风格，总是按自己的喜好歪曲事实。“不，我们一点都不像，不用再打哑谜了。”当旁边床头柜上的灯破碎时，他翻个白眼，身子往后退了一步。他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否则周围的一切都会被毁灭。他认为这是很久以前他向兄弟发脾气的惩罚。

“我不恨你，”亚古胡咕哝着，更像是说服自己。

“你真是大量，”塔达米奇的声音有几分悲哀，似乎他并不相信亚古胡的表白。“上次我们在那块土地上相互厮杀，你不认为这对不朽者来说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吗？”停顿了一会儿他又继续道：“流放一结束，作为手足我就在等你回来。”

“我们注定是孤独的。”亚古胡打断了兄弟的滔滔不绝，他知道这不是真的，他知道他的兄弟已不再孤单，塔达米奇早已确认他自己并不孤单。

他能听到他兄弟无声的笑。塔达米奇趁他不在时已经建立了邪恶家族，笑声使他怀疑自己之前曾经考虑过的，是否要回去，能否面对这一家族的想法是不是一个错误。他和他兄弟唯一相似之处是他们都不喜欢独处，尽管他们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在这里夜晚永远不会黑，在这里有这么多的人类，还有我为我们创造的孩子，你永远不会孤单。”塔达米奇的声音充满了希望。

亚古胡走进浴室打开淋浴头，然后转身面对镜子。镜子中并没有其它的倒影，所以他只是面对着想象中的兄弟——其实只是自己，回答说：“我不想和你繁殖的生物有任何关系。”他断开了兄弟间的连接再回去淋浴，这样他就不必再听到他兄弟那纠缠不休的声音。

不，他不像孪生兄弟期望的那样团聚结盟。塔达米奇是所有恶魔中破坏力最强的一个，他所繁殖的孩子同样让人烦恼。那些孩子现在还不断地繁衍下一代，其数量像黑死病菌般地拼命增长。

亚古胡手放在淋浴间的瓷砖墙上，让热水温暖他那冰冷的肌肤。说到底，他兄弟的这些烂事跟他有什么关系？上一次他试图阻止塔达米奇用混血恶魔侵扰人类世界，结果兄弟俩都死了——这场毫无价值的死亡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复活。

为此他们受到的惩罚是各自流放到这个人类世界，变成了在两个领域之间行走的幽灵，只能投射出孤独的影子。一个多世纪前这场流放结束后，他远离了他的兄弟。即便在这世界另一头的黑暗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了这座城市对他召唤，直到他再也无法抵抗这种来自兄弟的召唤。

有一件事他兄弟是对的，他因为孤独而疲惫不堪。但现在他回了家，闻到这片土地到处都是其兄弟犯下的罪恶污秽。他可以忍受纯真血统的魔族，但他兄弟所繁衍的混血吸血鬼对这座城市的蹂躏则让他无法忍受。

他的孪生兄弟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地下，住在他们在中世纪时代曾经共同享有的豪华洞穴中，偶尔才上到地面一会儿，但这足以将又一个

受害者带入这死亡洞穴。

亚古胡抬头看了一眼洒泻下的水流，他试图控制自己的愤怒，但并没有如愿，他听到的是浴室镜子的破裂声。

塔达米奇曾指责他躲避这个世界，但事实并非如此。

“是塔达米奇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他阴郁地想着：“他不能正视自己所造成的破坏，这里的夜晚已不再黑暗也不再寂静。”亚古胡关掉淋浴头走出浴室，没用毛巾裹住他轻盈的身体。他抓起一块柔软的黑布擦干了乌黑的长发，等他穿好衣服夜晚就降临了。

他走向起居室，坐在窗台上，看着窗外的夜色。

亚古胡对自己的黑色幽默开心一笑，接着低下头看着对面大楼的侧面。

“黑暗中住着恶魔，兄弟，因为这个城市具有高墙所以适合恶魔居住。”他揣测。

破晓时分，夕日再次出现在市中心，他皮肤已经开始感觉到喷薄欲出的太阳热度。他加快脚步朝地处都市中心的格兰德酒店走去。在这座巨大的五星级大酒店下方，隐藏他父王的地下住所，地下建筑和地面上人类居住的地方一样漂亮，父王把一切都安排非常妥帖。

夕日从格兰德酒店的前门大步穿过大厅，直接忽略了大厅桌子后面那个女人对他的问候。他踏入一处挂着“维护”牌子的房门，为了到达地下他从那里登上了维修电梯，电梯下行将带他到地下层，那里有一条隐蔽通道的入口可以直达父王那里。

周围的黑暗感觉上就像一条保护毯，这个铂金色头发的孩子在蜿蜒的隧道中匆忙地奔走，仿佛试图超过或追上黑暗的步伐。

夕日是少数几个具有特权进入塔达米奇私人巢穴中的一个，只有父王亲生的才被允许。夕日是塔达米奇少数几个的亲生孩子之一，维系他的诚实纽带引领着他来向主人发出警示，告知主人有关那个女孩的讯息以及她拥有的力量。这种维系纽带也让夕日感受到主人的情绪，这种情绪有时可能会带来麻烦。

他能感觉到塔达米奇主人的愤怒，并知道背后的原因——亚古胡，这个主人的孪生兄弟，只有他才能引发这种反应。嫉妒和拒绝对一个如此强大的魔鬼来说极为危险。

夕日悄悄溜进了塔达米奇的洞穴，呆在阴影里默默地观察他的主人。这个小男孩很有耐心，知道要等待主人平息怒气。

塔达米奇怒视着他在灵魂之镜中的影像，然后发出了愤怒的嘶嘶声才将目光移开。他的弟弟又一次摒弃了他，终止他们之间的大脑联系。塔达米奇每一次与兄弟的谈话都被突然终止，这让他十分恼火。他开始相信他们之间的维系纽带永远不会恢复到从前的状态。

已经相隔几个世纪，作为惩罚这还不够长吗？亚古胡会永远和他保持距离吗？

看到阴影中的动静，塔达米奇愤怒地朝那方向挥了挥手。在他所居住的洞穴中以及相距千码以内所有的混血吸血鬼全都自己燃烧起来，这样就没人看见他被弟弟拒绝，空气中只留下了硫磺的气味。现在他一个转头，目光停留在唯一能保守他的秘密的孩子身上。

很快，塔达米奇不再注视夕日，他慢慢穿过房间在一幅肖像前停下，双手交叉放在身后。尖叫声和火焰渐渐地平息，塔达米奇继续盯着这幅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这幅画创作于中世纪内战之前。有人认为这是展示两个人格的自画像，其实画的是他和他的弟弟——他们很难区分。他们怎么长得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难道他的弟弟从来不知道爱的意义，还有被拒绝的痛苦吗？

塔达米奇用指尖掸了掸他弟弟的肖像，他眉毛微皱，脸部被愤怒扭曲。他突然出手挥击画面，动作之快几乎难以察觉。只是片刻，画面慢慢地出现了锯齿状的裂缝将孪生兄弟彼此分开。画布微微向一边滑落，塔达米奇看着画布的变化，表情突然悲伤起来。

塔达米奇伸出手压住画像，将两片画布压在一起，片刻之后又松手任由它们自由落下。

他对亚古胡的爱深不可测，塔达米奇只想和他一起分享美好的生活。“你为什么放弃我，放弃我们可以拥有的生活？”他默默地问道。当他意识到自己也曾向另一个人也发出同样的问题时，一阵寒意扑面而来。他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尽管他曾拒绝自己思念她。

夕日从他身后的阴影中走出，他感受到了主人的悲伤，他的父王如此深切地为自己的弟弟感到悲伤，这令他惊讶万分。几个小时之前，那个女孩杀死了夕日的小兄弟，而他却丝毫没有痛苦的感觉。

“这么说，他们死了？”塔达米奇问道，眼睛没有离开画面上他的兄弟。

夕日点了点头，他明白塔达米奇完全知道他所思所想。一道云石白的闪光出现在他的眼角边，他不由地转过头，若有所思地把目光落在左边的雕像上。他慢慢地转了一圈，逐一凝视着每一个人。夕日记得他们伫立在这里很久了，但他从来没有过问。

“一个女孩，”夕日低声说。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一个魔鬼主人会有天使雕像？这很怪异，或者说他一直是这样认为。这些天使在夕日的眼中就是绝色佳人，他不知地球上是不是真有这样的生物？

“我告诉你些雕像的故事，孩子。”塔达米奇慢慢地从画中移开视线，带着几分的好奇：“你告诉我这个女孩的故事，”他嘴角浮起一丝邪恶的微笑：“靠近点，仔细瞧瞧，”他劝诱道，“好奇是一种有趣的情绪，不是吗？”

夕日在房间里慢慢地转着，抬头凝视着那些长着翅膀的人的脸，其中一塑雕像吸引他停下了脚步：长发飘逸落在天使的背部，他好像正在战斗。他脸上的表情最为亮丽，但也有点吓人。这个天使为何这般的奋不顾身？他想得到什么？

石雕的手紧握着一把向下劈去的剑，夕日的大拇指滑过锋刃即刻涌出一条细细的血丝，他猛地往后收缩。

塔达米奇旋即来到他身边，抓起他那受伤的大拇指放到自己唇边，吮吸男孩手指上的血。他知道夕日这孩子少言寡语不善表达自己的情绪，塔达米奇松开他的手，点头示意眼前的雕像：“这尊雕像——滕林杏，还有他的毁灭之剑，”他闭上眼睛回忆这些守护者：“他们都是非常强大的敌手。”

夕日转向他的主人，耐心地等待着他继续往下说。

“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去除黑暗世界，认为他们能够除掉我和我的兄弟。他们想得美！”他睁开了眼睛，眼睛出现一抹奇怪的红色：“你看，他们是兄弟。”他走近了一个看起来最年轻的雕像，补充道，“至少他们全都认为是真正的兄弟。”

他伸手抚摸雕像的脸颊，手指摸着那道被时光冻住的泪水痕迹：“亲爱的卡姆伊，他明白守护者们做错了事，所以看起来他如此悲伤。遗憾的是，我弟弟从未真正认识他。”

塔达米奇转向下一个雕像：“孝太郎意志很坚强，只要是想要的东西他都势在必得，”他目光朝远处望去仿佛回到了过去：“为了爱一个女人，他会心甘情愿地赴死。”

他挥挥手离开了这座雕像，走到另一座雕像跟前，眼光暗淡下来。他是这群兄弟中最危险的：“托亚，他非常有趣，充满激情和愤怒，我无法理解他怎么会疯狂地爱上一个女人，结果和其他兄弟多次发生了争斗。他对她的占有欲最强，他们这么荒唐怎么也没彼此毁灭？这让我很惊讶。”

他转向最后一尊雕像。那雕像向前伸出手，好像在施展魔咒。塔达米奇知道辛比咒语的真相，当他们将他扔进时间之门后，虚空就一直

在运动着，将咒语封印其身后。“辛比的智慧超越了年龄，但他也足够愚蠢，以为能改变命运……他们全都这样。”他的目光变得严厉起来，他不知女祭司是否还和他们在一起。

“这个女孩足以毁灭我们。”夕日的声音不带丝毫情感，他站在一尊雕像前，这尊雕像看起来掌控了愤怒的真实含义。“她让我想起了他，父王。”

塔达米奇有点奇怪地瞥了一眼这孩子所指的卫士，“托亚？”

夕日黑色的眼睛终于转向塔达米奇，说出那句萦绕心头的话：“托亚，她有着托亚的力量，这能杀死我们。”

塔达米奇的目光捕捉到了托亚的愤怒表情，突然觉得自己又被打鸡血，他长时间都没有这份感觉了。活着总得有个理由吧？好了，她回到了这块领土。他曾错过旧时的战争。天使和恶魔本为一体，只是天使的声誉好些。实话实说，它们全都是杀手。

把石头换成记忆中银色守护者曾经的模样，他懒懒地一笑，他知道这守护者能听到他说话，还有那些守护者也全能听到他的话。所有的一切都像往常那样寂静无声，但在雕像的灵魂深处他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是一种被薄薄的时间枷锁束缚住的地震级的力量。

“这么说来，即便是在被监禁的状态，你们也都找到了抗争的方式，”塔达米奇好奇地哼声道：“你能感觉到她吗？你想要她吗？”话一出口，他感觉到一股力量席卷整个房间向他作答。他垂下了眼睑，“也许你应该强迫她留在你的时间大门这边，像上次那样。”

他转身离开了雕像，留下一个萦绕不去的警告：“很遗憾，这次不能陪伴你的女祭司。”

“如此说来，他们死了？”

Chapter 2 “City Heat”

第二章：都市热战

京子一觉醒来知道太阳正在落山，从她有记忆起这个时间点就是她的生物闹钟。她一跃而起，上班时间到了。她去上班只是希望自己能得到一些报酬，口袋能多装些钱钱。

远处传来的警笛声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窗外，她正好看到了城市上空正在消失的落日余辉，听到她所住街区的俱乐部传来微弱的砰砰音乐声。她选择这套位于市中心的公寓是有原因的。

她在床上就能感觉到震动，“地下摇滚”是这家俱乐部的名称，她就住在俱乐部的楼上。租金很便宜，因为除非白天人们还可以睡一会儿之外，夜晚住在这里的人是不可能睡觉休息的。京子相信这里会有好运气。

她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符合她昼伏夜出生活习惯的地方？没有人在公寓的厅廊里鲁莽地跑来跑去，耀司算是一个，但他通常声势不大，除非是在清晨她回家后或傍晚她上班前。

说到租金，她交迟了。如果她不想和房东的哥哥耀司打交道，就必须立马把房租交清。耀司的房间就在正对她的走廊对面，上次她忘记及时交房租时，他居然提出要以此和她做一笔性交易。但他很快就失望了，因为不到一个小时房租就交到了他手上。

手机上跳出了信息提示，她瞥了一眼笑了。一点击按钮她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妈妈的声音。其实她并不在意妈妈到底说了什么，因为就已知道了她妈妈想说什么。

“京子你好吗，我是妈妈，”京子喃喃地重复着答录机上的留言。“我非常希望你能打电话来，我们很想念你。我们都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好为你准备你最喜欢的晚餐。塔玛这几个周末过得很愉快，看不到你的苦恼慢慢消失了。你吃得好吗？需要钱吗？给我打电话，我爱你。”

京子摇摇头，语音信箱还在继续播放其它信息。其中一条就是耀司提醒她该交房租了。“真卑鄙”，她删除了这一条。另一条是弟弟塔玛，跟她说他最近新交了小女友，塔玛警告她不能把这事告诉爷爷，否则他也会把她和翼宿的事情告诉爷爷。这事有点尴尬，但她和塔玛都知道只是口头说说罢了。

京子对着电话留言说：“那你要比那小兄弟做得更好哦。”

她离开家是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这事没有其它选择。她打小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恶魔，但她并不想让她的弟弟知道电影中的怪物是真实存在的，并潜伏在黑暗中。就像她也不想让弟弟知道，她是唯一能看到这些行走在无辜的人群中，并以人类为食物的恶魔。

通常魔族看起来与普通人无异，只有他们与受害者单独相处时才不一样。城市里的恶魔以危险的速度快速繁殖，而她很难跟上这一速度并帮助人类维持平衡扳回比分。事实上她觉得自己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她正努力保护的人类，在书籍中和电影里给魔族取了一个名字——吸血鬼。这只是一个名字罢了，吸血鬼或是恶魔对她来说都一样，她耸了耸肩。对她来说这就像一面双向镜，她能觉察到吸血鬼，但在拥挤的房间里吸血鬼也知道她的存在。她认为它们无法察觉她的力量，但这并不是吸引它们的原因，吸引它们的更像是以她为主菜的晚餐铃声。

她甚至有一次去看医生，了解自己是不是有种奇怪的，会吸引恶魔的血型，但医生只给了她一张健康证明。让她感到恐惧的是当她要离开诊所时，医生拦住了她，请求她去献血。这太奇怪了，奇怪极了。

吸血鬼总是被她吸引肯定有某种原因，她必须与之战斗。也许医生只是没有查出原因，她的脸上掠过一阵伤悲，这就是为什么她必须离家出走，独自居住的原因。因为与家人住在一起有很大的风险，她已多次把家人和朋友置于危险境地。最后一次竟然还有恶魔跟着她到家。再说了，即便前院里没有恶魔，要保守她的秘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爷爷是把她带到这世上的人之一，所以她只能去问爷爷这个长期困扰着她的疑惑：吸血鬼是怎么觉察到她在附近的？为什么它们总能在人群中找到她？她记得爷爷当时轻拍打自己的脸颊，一副沉思状态中。但从他看着她的样子中，她觉得爷爷在隐瞒什么。

“我琢磨一下，如果我有线索我就告诉你。”这就是爷爷说的话。

她不再质疑自己为什么有能力击败它们，甚至伤害它们，有的时候它们自己也搞不明白。她一瘸一拐地回家次数多了，以致于认为自己是坚不可摧的。但据她所知，她康复得比任何人都快，也比别人能承受更重的打击。好吧，她不知道人类中还有谁能受得了她所能承受的打击。

现在京子在她与她所爱的人之间保持了一个安全的距离，京子有理由愤怒也有理由去战斗。她迁怒那些跟踪她的恶魔，是它们迫使她离

开家门放弃正常的生活。现在她的家人搬进了神殿。这样挺好，这让他们离翼宿近了些，她觉得这样更好。

“情况没那么糟，”她在公寓中大声地自言自语。离开了床她走进小厨房，打开冰箱。“好吧，也许是有些糟糕，”京子看到空空如也的冰箱，笑了。

她今晚得去猎杀吸血鬼，当她杀死这些吸血鬼时，不知那些吸血鬼口袋里是否会有一叠现金，顺其自然吧.....它们不可能把钱带到地狱去的。关上冰箱门，她去拿另一件东西，一件她永远不可缺少的东西：“感谢上帝，我还有咖啡。”

她把杯子举到嘴边，心想这个夜晚会很漫长。

亚古胡躺在床上，再次听到了他兄弟的声音直到这声音消失。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他认为这总比面对面要来得好些。大多数夜晚，在太阳落山的那一刻，他们倾听彼此的想法，然后结束联系。最近，沉默无语的谈话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他抬头看了一眼床顶的华盖，这是他兄弟送的礼物。一个多月前灵魂之镜出现在他的房间里——他以前见过这个唯一能投射吸血鬼影像的镜子，那是他兄弟的珍贵财产。

他曾无言地召唤过塔达米奇，问他为什么要送来这面镜子，他兄弟的回答是：“我只想提醒你——你是谁。”

现在他抬头凝视着自己的影像，知道这礼物还有另外的原因：当他凝视自己时就能看到他兄弟。亚古胡抬起手臂挡住了自己的眼睛，他不想看到他兄弟。

他告诉塔达米奇他要杀死城里的混血吸血鬼，仅仅因为那些吸血鬼挡了他的道，或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他以为塔达米奇会发怒。但这一消息其实没有让塔达米奇感到不安，他只是提醒亚古胡，统治人类城市和城市中的恶魔的权利属于他们兄弟俩。

塔达米奇甚至向弟弟承认他为此感到高兴。这像是一种心理扭曲，他的孪生兄弟把亚古胡杀死某些东西当作一项娱乐节目，并为此感到快乐。这些再次提醒他要注意塔达米奇是个怎样的生物。亚古胡回头盯着镜子，想到了控制这个词，他和他的兄弟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怪物，这一点他并不需要提醒自己。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亚古胡注意到一件事，他的兄弟繁衍了某个吸血鬼，随后这个吸血鬼又繁衍另一个吸血鬼，祖祖辈辈世代传承。但是

塔达米奇所繁殖的只是软弱、贫穷、贪婪和邈远的混血吸血鬼，一个新生的混血吸血鬼每天晚上都要吸血，通常在吸血之前先杀害猎物。而他们自己是纯种的吸血鬼，一年可能只吸血一次，且不留下任何痕迹。如果他愿意，他什么都不吃也能生存下来，甚至可以吃人类的食物。

真正的吸血鬼和混血吸血鬼是不一样的，纯血吸血鬼会诱使人类受其奴役，然后从他们身上吸取血液，当吸取的血液足以解渴后就会离开并带走这些人的记忆。这类吸血鬼是绝顶聪明的。换言之，产自塔达米奇的吸血鬼，离塔达米奇血缘越远越像丑陋的城市垃圾。

他感受到走进并融入城市的必要性，他不需要塔达米奇来提醒他自己是谁，他已经感觉到应该去狩猎，他的饥饿感越来越强烈，不仅是因为需要进食，还同样需要感知某些东西。他把这种渴望归咎于他的兄弟。

亚古胡套上了黑丝绸衬衣走到窗前。太阳已经下山，他拉开了窗帘眯起眼睛欣赏风景：“很漂亮的墙”，声音中带着几分嘲讽。对面的一条小巷有座砖房，然他目光只停在砖墙的侧面，这里面自有原因，虽然他一次可以忍受几分钟的日光，但他最不想看到的是从卧室窗户外倾泻而来的阳光。

正在他要转身走开之际，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忍不住地朝小巷里瞥了一眼。

那儿——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靠在远处的墙上。亚古胡怒视着这个装考究的大学生装扮的年轻人，知道这是骗人的把戏。即使透过紧闭的窗户，他也能闻出这吸血鬼上一次杀人的血腥味。那张被阴影遮住的脸稍稍转过来，亚古胡可以看到其眼睛中发出的非自然光线。

如果亚古胡有可能与他人提及他自己的话，那就是他的强烈领土意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和他的孪生兄弟各自占居这座城市的不同部分。他不允许这些贪婪的混血恶魔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觅食。如果这是他兄弟的愿望，想看他们拿这些吸血鬼开刀，那一定会如愿以偿。

亚古胡伸手悄无声息地推开窗户。

小巷远处传来了脚步声，他还没来得及跳出窗外索性先停了下来。他在等那个愚蠢的人类走进致命的陷阱。不管是谁，他们在黑暗的小巷里独自行走就是自作自受。

恶魔不是城市夜晚唯一的危险——抢劫犯和强奸犯等人类社会的乌合之众也藏身于城市大多数小巷的黑暗之中。亚古胡也许会让吸血鬼

在送命之前吃上最后一餐，至少他还能做到这事。他不欠人类，不欠任何人。

亚古胡斜凭窗台，一双深沉的眼睛不动不眨。那人从阴影中溜进昏暗的灯光时，亚古胡看到的第一眼是长长的赤褐色头发。一半的头发扎成了蹦蹦跳跳的小马尾，剩下的顺着肩膀垂下，荡漾着丝绸般的波浪。

她穿了一条迷你短裙，下摆带上的黑色蕾丝向下遮盖了她的部分大腿。衬衫与黑色缎子衣服布很相配，缎子衣服只到肚脐上方，V形黑色蕾丝随着她的步伐摆动。

当他的目光掠过了她裸露的皮肤发出的光芒，他看到了一切：她足有百人所具有的气场，这气场几乎覆盖了小巷。当她的气场透过世俗凡物时，沉闷的颜色立即生机勃勃，甚至连黑暗也变得令人惊叹。

他惊诧不已，一时忘记这个女孩正走进她的死亡陷阱。

京子走得很慢，对这个世界毫无顾忌的模样儿。她知道自己看起来就是个孩子，娇弱无力。她很满意自己的模样，这样她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城市的夜晚怦怦跳动充满了活力，但对人类来说如果你拐错了弯走错了巷，它就会变成黑暗的阴影，走进死亡的边缘。

她转过身，沿着长长的黑暗小巷走去，嘴唇上挂着高深莫测的微笑。她听到自己脚步轻微的回声，尽管已经注意到小巷前方有一个影子从墙上落下，她仍若无其事地凝视远方。

京子垂下睫毛，这样就不会暴露自己的表情。京子看着他的穿着不由地忍住了笑容，他看起来像是来自城区的富裕家庭。她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吸血鬼有个特点，那就是在暴露出它们性欲强烈极度危险的吸血鬼本性之前，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人模狗样地可以当模特儿。

她猛地一抬头，知道恶魔正要行动了。按照她的一贯做法，她发出了一声近乎无声的尖叫，她并不想引发人行道上无辜过路者的注意，只是表现出恐惧万分和随时逃跑的神情。

她从它身边疾驰而过，向前跑去随后转向了朝着小巷里黑暗之处，像是在躲避它。它在她转身之际猛地撞向了它，两只手掌伸向她的头颅两侧，好像她立即会逃开。

这个凶残的吸血鬼冰冷的蓝眼睛盯着她，用力挤压着她的身子。“你愿意和我一起晚餐吗？”它的声音中有一种她并不想去领会的邪恶幽默感。

京子听到这个一语双关的要求时几乎笑了：“好吧，算是赌一把吧。”她的手伸向它的身后，它笑了，直到它感觉到一阵剧痛从背部穿

刺到胸前，它低头看了看胸口凸出的闪光尖器，张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看到女孩被挤压在墙上，亚古胡抓住了窗台决定自私一回，他不能让吸血鬼独吃最后的晚餐。他往前一跳，双脚落地，这时女孩刚好走出了阴影。

他落在原地不动，京子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亚古胡退到阴影处，看到她从黑暗中拉出一条裤子。他皱起眉头，意识到这是刚才袭击她的吸血鬼的衣服。

“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来摆脱它们。”京子咕哝着：“谁听说过吸血鬼会融化？我自己就一直不习惯。这看起来更像电影——噗！就无影无踪了。”她的手伸进裤子口袋，掏出一包烟，又咕哝了：“这些就留下来吧，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需要这烟。实在搞不懂吸血鬼也抽烟？”

她将那裤子举在面前，对着裤子上缓慢滴下的黏糊糊的液体做了个鬼脸。“唉，”她孩子气地说，然后翻寻背后的裤兜。“看看这，”她自言自语：“梳子、打火机、健身房会员卡……牙线？”京子盯着牙科卫生护品，然后随手扔到身后，“这想法好像很恶心。”

丢下裤子，她从吸血鬼的遗留物中拿起夹克继续搜寻：“好吧，这里更有希望，”她提高了声音。“蒂芙尼，绝对值得典当。哈，中大奖啊！”当京子掏出了死去的吸血鬼钱包时大声说道。

打开钱包，她拿出一张张的信用卡放在眼前辨认：“银行卡，万事达、维萨，哇，还有美国运通卡，出门时都带上了。”她把信用卡丢在地上，掏出现金。“得分！”京子喊道。“下个月开始，再也不会因房租面对耀司的骚扰了，生活万岁！”她收好钱顺手把夹克衫丢进垃圾桶。

亚古胡紧拧眉毛，细听着这位年轻女子的心声。“她疯了，”他暗自思量。当她把吸血鬼的现金都收起来时，他露出短暂的一笑。她走回了人行道上，而他走出了黑暗，慢慢走向那个吸血鬼死亡的地方。

他只看到一个污黑色的水坑，他从口袋里摸出了火柴点燃，把它扔在了残骸上。微弱的亮光在小巷里持续了五秒后熄灭了，什么也没留下。

一个人类女性对吸血鬼做出这样的事，亚古胡觉得不可思议。她衣着并不高雅，头上梳的马尾辫也散了，再联系到眼前她留下的那些毫无价值的珠宝，她只不过是老道扒手。看看那仿冒的劳力士被打落了还和混血吸血鬼一起被烧毁，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他吸了一口气，闻到了女孩留下的余香。一个女人穿着轻佻却还是处女，这有点怪怪。他回头瞪着地上的灰迹，他并不在意她怎么杀死对手，如果她做不到，他也会做到的。

他走回人行道上，目光慢慢转向她离开的方向。许久以来，亚古胡第一次感到血液中流淌着激情。黎明前他想去打猎，他想尝试尝试她的滋味。

京子看到“地下摇滚”大门口还有人群在进进出出，鼻子里哼了一声。今天是周末，这地方很吸引人。她绕过人流走向保镖，向他点了点头，保镖伸出手俯下身帮她开门。她住在俱乐部楼上，所有的保镖都认识她。

进入大门，她就径直朝挂着“请勿入内”的房间门口走去。她在门锁上输入密码，打开门后又随手关上，噪音变得沉闷了。她叹了一口气，察觉到自己手里还紧攥着现金，赶紧上了楼。恶魔并不是这个城市唯一的危险，她也不会整夜将租房的钱塞在胸罩里四处走动。

大厅的尽头有个加锁的小盒，京子走到盒子前输入另一组密码，然后打开查看邮件。通常它是空的，但现在京子看到里面孤零零地放在一个信封，她笑着拿出了信封，一眼认出了爷爷的笔迹。

锁上小邮箱，她继续往另一个楼梯走去，住在没有电梯的三楼是她保持身材苗条的秘密。她到达顶楼之前停下来，数了数手中的钱，意识到在向耀司交完房租之后手中只有20美元的剩余。

想到耀司她感到一阵难堪，他最好她能有所求于他——延期交房租，但如果真的延期了她就要加倍赔付。在她看来耀司就是人渣，但她必须对他维持表面的和好，因为每个月来收房租的人是他。此外有关房子维修的事也要找他，他还有权决定把房子租给谁，把谁踢出去。

她走到门前还没来得及把钥匙插进锁里，走廊对面的门就开了。京子内心咒骂着，却转过身来对耀司一笑。他是什么人，有特异功能吗？

“看看小电影，怎么样？”耀司倚靠在门框上，装作很酷的样子。

“又来了。”京子回答说，突然希望自己穿着一件大的风衣，将他色迷迷盯着的所有部位都遮盖起来。“哦对了，我准备好了给你的租金。”她把仔细数过的钱递给了他，她知道这时候最好不要靠近他的门口。上次她走得太近，他竟然邀请她进他的房间。

耀司的眼睛从上往下打量着她，他垂下了肩膀：“好的，进来吧，我给你张收据。”他本来希望她这个月缺钱，会求他宽容几天。他的嘴角诡异一笑。

京子不作声地数到十，然后摇了摇头：“我就在外面等。”她双臂交叉在胸前，好像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耀司知道这个小把戏，耸了耸肩，之前他们玩过这个小把戏——他去拿收据，等到收据拿出来她不见了影子：“我一会儿再给你。”

“没关系，”京子转动她房门上的钥匙打开了门，她只想快速离开。

“有人告诉过你穿那条裙子有多性感吗？”耀司站在了她的身后，突然问道。

京子回头一看，弯起眉毛：“你在和我调情吗，耀司？”她心里想像着他被打倒在地，满脸鼻血的样子。

“这很重要？”他问道，摸了摸满头竖发咧嘴一笑，他认为自己最终会有好运。

京子说：“当然重要，我想我男朋友不会喜欢。”

耀司得意地笑了，他知道这段时间她都是独自在公寓里度过的：“京子，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你没有男朋友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想你只是在试图回避一些不可避免的事情。”他手用力地抵在门上，让京子关不了门。“怎么？怕我满足不了你，还是想把自己留给梦中的白马王子？”

京子瞪着他，翠绿的眼睛充满怒气，如果他撕破脸面，那么她也会：“对不起耀司，我更喜欢那些感情专一的人。”

耀司突然抓住她放在门把手上的手，拉上房门关上，然后紧压着她，她的后背抵在门板上，京子倒抽了一口气。

“你别跟我说你对这些并不好奇，京子，”耀司在她耳边小声说，恬不知耻地挤压着她的臀部：“如果你不说的话，我也不会告诉你梦中的白马王子。”

“他不单单是我梦中的情人，事实上我马上就要下楼见他了。”京子咬着牙说道，她知道如果自己对这个蠢驴发脾气，他肯定会被一脚踢开，然后坐着救护车扬长而去。

“哦，真的？他长什么样？”耀司问。他觉得自己的牛仔裤内的膨胀，他喜欢有点抗争的女孩。

京子深吸一口气：“他有一头黑丝长发，皮肤很白眼睛很黑，很勇敢肯付出敢牺牲。”她嘴上描述心里暗笑：滚你妈的蛋！“而且他占有欲很强。”

耀司发出了一阵像低声咆哮的咕嘟声，京子强忍着没让自己笑出声——似乎只有耀司知道真实的声音像什么。她觉得自己真的受够了，正要发火，这时走廊那头的门打开了。

穿着紧身牛仔裤和黑色T恤的阿米尼走了出来，他有着一副健壮的运动身材，他眯起天蓝色的眼睛，紧抿着下巴，因为他看到了这个二房东正对京子动手动脚。他看着耀司迅速从京子身边拉开距离，那个褐色头发的女人转过身瞪他。

“你要房租的时候告诉我，”她说话声很甜美。“或者，也许我会把它寄给你哥哥田中瞳，这样我就不再打扰你了，行吗？”

耀司还没来得及把“不”字说出口，京子就溜进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身后的门锁。接着京子把外衣扔在椅子上，撕开了爷爷的信，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眼睛盯在了信函上，开始读起来。

“哦，这太有趣了吧，”京子轻声嘀咕。“我仅仅是一个十八岁的处女，而处女就是吸血鬼四处能察觉到我的原因？”当她睁大了眼睛读完了信中的最后一行字时，顿时怒气冲冲：“想让我干什么？”京子尖叫道。

爷爷在信中责令她找一个男友，否则他会告诉翼宿去哪里找她。

“爷爷……”她把信捏成一团，满脸通红。“你这坏蛋，你早就该告诉我这些！”

阿米尼紧盯着耀司直到那混蛋回到自己的房间。“你要是敢碰她，就有你的好看。”他看着那混蛋关上门，然后才转身去敲京子的门。他的手停在半空中，不知道她在向谁喊叫。

听到有人轻轻敲门，京子怒气冲冲走到门前，一把打开房间的锁，差点把自己房间的门板从铰链上扯下来，然后瞪着站在门外可怜兮兮的人。

“干什么？”她很不友好。

阿米尼往后一退，双手摊开在胸前。“不用紧张，京子。我只是想确保你没事。”尽管他暗自思忖愤怒的她看起来很性感，尤其是她的胸部上下起伏时。

京子叹了口气，头一歪，直接把太阳穴倚在门框上。阿米尼是楼下俱乐部的酒保，她搬进来后不久他们之间就建立了友谊。阿米尼很可爱，他一层层的金发从脸的四周垂到背后，最长的几乎触及腰部。他的皮肤柔滑无暇，京子相信任何女孩都想得到这样的肤色。

如果按照霍戈爷爷的建议，阿米尼会是她的第一选择，可惜他是个吸血鬼。这很奇怪，如果期待发生的不是灾难性的关系，如果它真的发生了——当然它不会发生。她很感激阿米尼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要杀死她或要和她上床的举动。不管怎么说这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她死也不会要一个吸血鬼做男朋友，永远不会！

阿米尼耐心地站在门外端详着她疲惫的表情。京子搬进来的那天晚上他第一次见到她，就在这个走廊上。当他意识到那次见面的全部意义时，他仍兴奋不已。

她刚走出自己房间，正在锁门，这时他也走出自己的房间，两人都怔住了，相互打量对方。她右手握拳，他看到她手中紧攥着发光的精灵飞镖。一会儿后，她转过身来面对他，但仍然靠在门边。

阿米尼小心翼翼地走下通往大厅的楼梯，当他终于下到俱乐部时松了一口气。只要他自己有了意愿——那天晚上晚些或第二天早上早些时候——他都上楼来冲洗，洗掉身上沾染酒吧的气味。他又一次看到京子站在门外，不知她是否整晚都站在那里。

当他从她身边路过时，她终于对他说话：

“我知道你是什么，”京子声音很轻柔。

阿米尼停了下来，但没转过身子，他希望她能把这姿势看成一种信任。“我也很清楚你是什么人。”

京子说：“那么，我打算休战。”

阿米尼终于好奇地回了头，“你昨晚为什么没杀我？”

京子双手在胸前交叉，其实她整晚想了又想，事实上她根本不想这么做：“你没有为了吸血而杀人。”她为在他的垃圾桶里找到所有空的红十字会的输血管而高兴。

“我的食物每周送来一次，”阿米尼解释道，他很郁闷她是怎么知道的。

从那时起，阿米尼就成了京子的朋友、兄弟、保护者等等。他不知道什么词能精准描述他们的关系，只知道他们在互相照应。

“我没事，”京子的话把他的注意力拉回到了现实：“只是有点小紧张。”

阿米尼咧嘴一笑：“是的，耀司会这样对你。你相信他有一天晚上竟然来找我想要搞同性恋吗？”阿米尼在编故事，但她脸上轻松的表情告诉他，值得这样做。事实是，他在酒吧里看到耀司正在调戏一个女子，这女子已经多次对他说“不”，但他省略了那些细节。

京子扬起她的眉毛，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哦，老天！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阿米尼摇了摇头，“不，我不开这种玩笑。”

“那你怎么做？”她问，希望自己只是墙上的一只苍蝇。

“我打烂了他醉醺醺的屁股，把他扔到他自己的房间。”他笑得更灿烂了，“不过我很想看到他醒来时的那张脸。”

京子的眉毛一跳：“我没明白你的话？”

“我没有把他扔在床上，而是床下。”他的蓝眼睛恶作剧地闪闪发光。

京子哈哈大笑，她摇了摇头，“你太有才了。”

阿米尼歪歪地笑着说：“拜托你别告诉其他人，他们都说我是个好人。”他脸上的表情不再凝重，因为她的情绪好多了：“我想我现在最好下楼去，免得那里被弄得乱七八糟。”

京子回答说：“你是个好人的，一会儿我们楼下见。”

You've Just Finished your Free Sample

Enjoyed the preview?

Buy: <http://www.ebooks2go.com>